

陈世美真传

文江著 重庆出版社



陈世美真传

文江著
重庆出版社



(川)新登字 010 号

责任编辑 周显军
封面设计 卢 军
技术设计 费晓瑜

文 江 著
陈 世 美 真 传

重 庆 出 版 社 出 版、发 行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中共四川省委第二党校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25 插页 2 字数 226 千
1995 年 10 月第一版 1995 年 10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7—5366—3278—9/I·592

定价:15.80 元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个刀笔联袂制造的千古大冤案。

明朝万历年间，孤儿陈念谷被秦元太收作义子，送到汉江河畔沧浪亭学馆读书。几位同窗好友，汉江泛舟吟诗约盟。不久，念谷辍学回家，并与香莲成婚。

在武当山中，念谷巧遇郧阳知府道、文坛泰斗王世贞，并被其改名“世美”。

秦元太寿辰，儿孙欢聚。筵席之上，贫富相争，香莲大打出手，一怒之下，剪断青丝，寄情世美。世美不负香莲，科场高中，并深得首辅张居正器重，荐为贵州藩台。陈世美任中险象环生，屡屡智斩奸佞，为民除害，黔人争送万民伞。

同窗造访，意在“山水”。世美用心良苦，难如其意，同窗不辞而别，并捉刀弄笔，编排世美。

世美为同窗操劳奔走，同窗写世美忘恩负义，有情者无愧天地，无义者投江谢世。

首辅病歿，宿敌攻讦，鞭尸抄家，株连世美。

御林军闯室捉拿，却看见了石破天惊的悲壮奇情！

一双恩爱夫妻携手归西，一出冤魂难辩的《铡美案》却留下了。

序

大凡天下痛苦之事，则莫过于生离死别，而比生离死别还要痛苦之事，则莫过于被世人所不理解；而比被世人所理解更为痛苦之事，恐怕就莫过于被天下人所冤枉、所唾骂了！这“冤枉”二字，自古以来，也不知害苦了多少正人君子、有志之士，更不知屈死了多少良家妇女、妙龄红颜。然而，屈指算来，盖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唯陈世美之案，冤得实在可以，真正的磁实！任千夫所指，万人唾骂，却无人问其根源，究其就里，解其个中道理，实实在在地悲哀之至！

看官诸君，何为山河暗淡？何为大地失色？何为日月星辰无光无彩？又何为天下千古之奇冤奇案？请君不妨破费则个，细细地品尝、把玩这惊天地、泣鬼神的冤案！空口无凭，有诗为证：

千古奇冤千古罪，
千古难断是与非。
莫道碧海叹天悲，
人间正说陈世美！

目 录

序	(1)
---------	-------

第一回	风雪天慈母遭毒手 除夕夜孤儿遇救星	(1)
第二回	天随人意喜上眉梢 青梅竹马情藏心田	(18)
第三回	倩女有意采桑吐情爱 哑童无语斗豹泄天机 ...	(33)
第四回	琳宫漫游谈古论道 汉江泛舟吟诗约盟	(53)
第五回	孺子歌处同窗叙情义 半爿岩下情种写血诗 ...	(76)
第六回	武当山道长布疑卦 紫霄宫文豪悟玄机	(90)
第七回	王世贞赞赏陈世美 文墨人慨叹牵墨绳	(110)
第八回	红颜闹宴丈夫立壮志 青丝寄情男儿苦读书	(130)
第九回	座上粗汉原为状元郎 山中樵夫竟是梦中人	(149)
第十回	任藩台千里赴贵州 除奸佞万民颂清官	(170)
第十一回	同窗有意世美用心良苦 金兰无辞好友反目 成仇	(195)
第十二回	太和殿天子施恩宴群臣 武当山钦差挥泪斩 亲朋	(214)

第十三回 秦香莲劝夫纳妾 陈世美仗义直言…………… (238)

第十四回 捉刀笔吏联袂造冤案 恩爱夫妻携手赴黄泉… (260)

第一回

风雪天慈母遭毒手

除夕夜孤儿遇救星

明朝。嘉靖三十九年。冬季。

赤身裸体的汉江河，静静地躺在皑皑的白雪之间慢慢地蠕动着，显得单纯而清瘦；银装素裹的武当山，披戴着骤然落身的白袍银冠，安然悠闲地耸立在天地之间，岿然不动，一副肥胖臃肿的模样儿；晶莹的物体肆无忌惮地铺天盖地乱搅乾坤。

汉江河上，不见了往日那穿梭般来往的舟船，听不见了那令人血脉喷胀的船工号子声。稀疏的白杨树，早已脱落得枝干分明，细细的枝叉上，覆盖着厚厚的雪，给人以虚肿的感觉；一阵北风袭来，便露出了可怜兮兮的本来面目。相比之下，那偶尔露出的怪石，因靠着地热，或是靠着汉江的水温，融化掉了本不属于自己的装饰，虽在白皑皑的天地间显得阴森森的，却又正是因为其特别，而引人注目。

神秘的武当山上，因少了接踵摩肩的香客，而突出了往日难得一见的道士；说是突出，却不易见，偶尔出现一两个乾道或是坤道，也是埋首无语，目不斜视，疾速而来，飞步而去，令人难解其意。往日那飞流直下的瀑布，如今也结成了晶莹剔透的寒冰，直如凝练一

般地悬挂在山崖上，好似万古千年也难得溶化了……原本就神秘神秘的武当山，愈发地神秘莫测了……

这年的冬天，湖广均州地带，寒冷得邪乎！

一阵阵凄厉的悲号声，伴着飞舞的雪，搅着刺骨的风，满世界地回荡着，令人毛骨悚然。

哀鸣声发自山下河畔的一座破烂不堪的道观里。这座年久失修的道观，被厚厚的白雪覆盖着，遮挡住了不少难以入目的惨况，但毕竟那支离破碎的门板，和残缺不全的门栏，却无从掩饰，将其破烂暴露无遗。这座孤零零地离均州城 20 余里地的道观，无名无姓，偶尔有人提及，便都称之为无名观。这年头、这季节、这光景，有名的观堂庙宇，也是难以为继；这无名之观，就可想而知了，哪里还能妄言奢谈什么香火。

曹氏便死在这无名观里。

昨天晚上，她带着两个孩子，沿路沿村地乞讨，被一群恶犬逼迫至此，躲进了这破观里。又饥又寒，连带着又惊又怕又吓，一躺下就再也没能醒过来。

陈念金、陈念谷兄弟二人，跪倒在母亲的遗体前，哭天喊地，痛不欲生。

念金为兄，14 岁，弟弟念谷，比哥哥小了两岁。兄弟二人生长得极相似：细挑的个头，虽是蓬头垢面，破衣烂衫，却也盖不住眉清目秀的本相。所不同的是：哥哥念金，清秀中透着憨厚、粗犷；弟弟念谷，俊美中藏着机警伶俐。

今晨醒来，他兄弟二人发现了已死去多时的母亲，顿时就哭得死去活来。在这前不搭村庄，后不接客店的道观里，可真是哭天天不应哭地地不灵，越哭就越哭个不住。

然而，这悲悲切切的哀号，却惊动了一个不该惊动的人。

这被惊动的人，念金念谷兄弟二人认识，昨天晚上借宿这道观时，是这人把住门不让进去，后来还是陈念谷巧施一计才借住下

来。此人是否观里的道士，兄弟俩不太清楚，看长相似乎并非观中道人，但却是一袭道袍，一副道士装束；只是道服与其身高体态极不相配，大可合套其两人还略有宽余。

这道士听见了哭喊声，从一间偏室里晃晃悠悠地出来，一边用手指头沾揉着眼屎，一边有气无力地张着嘴打着哈欠。看上去约有40多岁的样子，说话的声音极难听：“无量寿佛！你二人一大清早，干嚎乱喊地烦死人了，搅了道爷我的好梦，真是要找着不痛快吗？！”

听这话语，绝非善类。若在平时，陈念谷定可听出些端倪，无奈母亲的亡故，使之伤心已极，哪里还能够听出什么破绽。这时候，能出现个人，反倒有了希望。他俩向那道人跪下来，哭道：“道爷，我母亲昨天夜里过世了，我兄弟俩无依无靠，还求道爷发慈悲，帮一帮我们。”念谷边说着，边又拉了哥哥跪下，一齐向那道士哀求。

那人听说有人死了，当时就一愣。片刻之后，他走到尸体前，看了一眼，边想着什么，边说道：“昨天晚上好好的，怎么冷不丁地就断了气儿，这真是怪哉怪哉。”

念谷听罢答道：“道爷，这几天我们到处乞讨，都是恶脸相对，好不容易讨得一星半点，母亲却又舍不得自己吃，都让给我们兄弟俩了。她是为了我俩活活饿死的呀！道爷，还望您老人家念及我母亲的一片善心，就帮帮我们哥俩吧，我们求求您了！”活没说完，兄弟俩又是一阵子哭拜。

那道士两下里看了又看，一双小眼儿在那尖嘴猴腮上滴溜溜地转了几转，心中拿定了主意。抬手比划了一下，道：“无量寿佛！真是罪过呀，罪过！生时不知孝顺老母，与母分食；死后哭哭涕涕，又有何用处？”他说到这里，故意地停顿了一下，看了一眼陈氏兄弟，悲天悯人地叹了一口气，这才又接着说道：

“出家人以慈悲为怀，既有施主不幸亡故，贫道自当为其超渡亡魂！有道是：死者入土为安。眼下要紧的是将女施主掩埋掉；再

有几天就是大年三十了，这地方的规矩，正月十五前是不准葬埋死者的，所以嘛，要尽快地办理。”那道人说到这里，并不急于往下讲，只是看着兄弟二人，心里边盘算着怎样才能将他们支开。

念金、念谷求助心切，只盼着他能够帮忙，又听他说得有道理，于是齐声说道：“一切求道爷指点！”

“好！”道士接过话头来说道：“这道观里，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连一领破芦席都找不到。你们兄弟二人，立马去找几块木板或是芦席来，我就在这里念经打醮设坛祭神，为女施主超渡亡灵。”

在这种时候，碰上这样的事情，能遇上如此热心行善的道士，那陈氏哥俩儿的感激之情便可想而知了。兄弟俩千恩万谢地向那道士磕了几个响头，又在母亲的尸体前拜了几拜，这才出门而去。

道观外面仍然是一片风与雪的世界，刺骨的西北风，卷着一团团的白雪，疯狂地飞舞着。兄弟二人忍着饥饿，紧了一紧系在腰间的稻草绳，捆绑好身上随时都有可能被寒风刮走的破布裹着的棉花絮子，顶着风雪向均州城走去。

均州城里并不景气。连续三年的大旱灾，把人们拖得疲垮垮的。年内无日了，城里却并无多少要过年的气氛，连一些大户人家，也是冷锅冷灶地毫无生气的样子。兄弟二人连着敲开了几家门户，人家一看是俩叫花子，脸一垮、眼一翻，不等他俩开口就把门砰地一声关上了。一直到了下午时分，不但没有找到木板和芦席，连一口汤水都没有讨着。兄弟二人又饥又寒又累，然而，一想到母亲的尸体还停放在那道观里，便又咬着牙继续地挨门挨户讨要着、哀求着。

他俩虽然也曾在均州城里居住过，但毕竟是时间短暂，刚住下就闹灾荒，灾荒没完，兵荒又至；兵荒未了，父亲做古，尸骨未寒，母亲又去。他们一家，又是外来人家，既无亲戚，又无好友，真正是应了“举目无亲”这句话了。

他们的老家在直隶南宫县。父亲名叫陈一奇，字君弼，30岁上

进学，在本县做了个小官，只因为人正直，不善阿谀奉承，而且还嫉恶如仇。为了一桩公务，得罪了上司，一气之下便弃官辞职，归乡务农。只说是勤挣苦做，落个清贫自在，求个全家平安。谁知道事与愿违，那个顶头上司竟是个鼠肚鸡肠的小人，对陈一奇狠命追逼，非置其于死地而后快。陈一奇无可奈何，与妻子曹氏一商量，干脆就变卖了土地和家产，置办了一些布匹杂货，离乡背井地出走远方，离开了直隶南宫，一边经商一边避祸。到了湖广均州，见这里山有武当山，水有汉江水，真正是名山名水，山清水秀，且民风厚朴，又远离直隶，便定居下来。

谁也不曾料想到，偏在这个时候，正逢上均州一带倒霉，遭到了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旱灾。陈一奇带的那些货物，一点儿也卖不出去，偏偏是屋漏遇着连阴雨，恰巧逢着一支农民起义军攻克了襄阳城，襄阳的官军被起义军一路追杀，退守到当时享有“铁打的均州”之誉的均州城里。一个小小的均州城，忽地一下涌进来成千上万的败军，那个混乱状况便可想而知。这时候的陈一奇，可真是有苦说不出来，要走走不了，要跑跑不成，一家人就困在那里动弹不得。所剩的货物被官军们今天拿一点，明天拿一点，后天要一点，说是记账，可到哪里去要钱，直到最后被掠夺了个精光。

陈一奇原本不是个经商的材料，经营不善已是连连亏本，如今又遭此劫难，越发是雪上加霜了，一气之下便病倒了，这一倒也就命赴黄泉。他这一去，可就苦了妻子曹氏，一个妇道人家乍到此地，立脚未稳，便遭此灭顶之灾。曹氏尽其所有，安葬了丈夫，也就只剩下带着两个儿子四处乞讨的份儿了。

这年腊月二十八，家家户户忙着过年，母子三人衣食毫无着落，仍然在沿村挨户地讨米要饭。这天傍晚时分，母子三人讨要到了一家大户门前；这时候，那户人家的主人正好往外送客，就听那被送的客人说：“秦员外，您老留步！”曹氏一听见主人姓秦，当时就停滞不前了，一把拉住了身边儿的陈念谷，待要去拉陈念金的时

候，却是已经来不及了。

陈念金上前去向那秦员外讨要，曹氏担心的事情果然发生了，只听那秦员外开口问道：“小叫花子，你姓啥叫啥，告诉了我，就给你吃的……”陈念金不知其意，上前就答道：“回老爷的话，我姓陈，叫陈念……”话还没有说完，就见那被称做秦员外的人，脸色唰地就一变，曹氏一看不对劲儿，几步跨上前去，拉住了儿子，转身就走。刚刚走了几步，就听身后的秦员外喊叫了一声：“上、给我上，给我往死里咬！”接着，便是一阵狗吠声。

母子三人一看不好，拔腿就跑，那可恶的狗，就在后面追赶。三人连惊带吓奔跑逃命，混乱中不觉迷失了方向，待摆脱了犬祸，已经是夜幕降临时分了，四周围见不到庄户人家。母子三人摸黑而行，好不容易碰上了那座破烂不堪的宫观。上前喊门，观里道人却不开。天到这般时候，别处是无论如何也去不成了，这道观便是唯一的借宿之地了。问题也很简单，只要观里的道士能开门，就可以想方设法地进去了。

陈念谷生性聪明，机警过人，眼睛珠子一转，顿生一计，大声说道：“既然不让进去，我们就在这房檐底下睡上一夜，咱们这条扁担不是现成的床吗？妈妈，您老就睡在中间，对，您就睡这儿；哥哥，你就睡在这头，对，你就睡在这儿；我？！这不还有一头吗？！对了，我就睡在那一头！”

观里的道士，其实也并不是这观里的主人。他从哪儿来，到哪儿去，谁也不知道，以至于他到底是不是道士，也没有人知晓。这年头儿，什么事儿都乱了套，连人都不是人了，还管什么真假！就算他是一个道士罢，也不是什么好道士，原因很简单，他的所作所为不像是个出家的人，他也是刚进观门不久，听到有人敲门，就是不去开，所以不去开门，却也真是有原因，他今天的收获不小，化缘化得了一钵子白面，进了观，关了门儿，正准备弄点儿什么东西吃，听见了敲门声，心里就不免要算计算计：如今这年景儿，人都红了眼，一

见这白面，那还不放抢？！碰上个弱一点儿的还好说，碰上个厉害的，弄不好还得把命给搭上。所以，他任凭你怎么敲，就是不开门。后来，他听着外面的人总是不走，自己也不敢开伙做吃的东西，便索性将面藏了起来。藏好了面，他悄悄地摸到门口，隔着门缝往外瞧，偏来斜去地瞅了好一会儿，这才看清门外的情景。他放了心，不再害怕了，心里说：敲罢、敲罢，你就是把门敲破，我也不给你们开门。想到此，他就转身往里走，刚刚走了几步，便听见了陈念谷的说话声。

听罢了他的一番言语，道士心里就直纳闷：这可就怪了！一条扁担上怎么就能睡得下三个人？这是一条什么样的扁担？于是，打开门就想看个究竟，还没等他伸出头去，一条人影子一晃，陈念谷已经钻进了观门。那道士这才明白是中了圈套，只得让他们母子三人进去住了下来。谁曾料想，这天夜里，曹氏竟然会丢下两个孩子撒手西去。

却说这兄弟二人，按照那道士的指点，来在均州城里乞讨几块木板或是一领芦席，以做安葬母亲之用，可是从上午一直到下午，也没得到所需之物，二人心中焦急，正在发愁，不知如何是好。突然，二人听见前面不远处，传来一阵小孩子的啼哭声。念金念谷循声望去，见有一个三岁模样的男孩子，独自在那里哭泣，仿佛是迷了路找不到家门的样子。念谷一见，心中一喜，对哥哥说道：

“我们把这孩子送回家，他家父母一高兴，或许就能多少施舍点什么给咱们呢！”念金一听，觉得有道理，于是，二人就走到那孩的面前。

“你怎么啦，哭啥呢？”

“俺爹走丢了，不见啦！”孩子十分机灵，说话挺逗人。

“你姓啥，在哪儿住？”

“俺爹姓徐，俺也姓徐，俺住在俺家里！”

“你爹是干啥活儿的？”

“俺爹是个木匠，人家都喊他叫徐师傅！”

念谷一听，心里的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对着哥哥说了声：

“哥，咱有门儿了！”

兄弟二人领着孩子，一路走，一路打听徐木匠徐师傅也就是这孩子的家住在哪里。

功夫不负有心人，时间不长，便找到了徐师傅的家。

徐师傅一家人，正在为丢失了孩子而着急，一见有人把孩子送了回来，自是感激不已。见念金念谷是叫花子模样，急忙吩咐家里人给他俩拿吃的东西。

陈念谷一见，急忙说道：“徐师傅，我兄弟二人有一事相求，不知徐师傅能否答应。”

徐师傅听罢一愣，不知他俩有何事相求，又一想，这俩孩子都是叫花子模样，谅也不会有什么古怪的事情，于是便对他俩说道：“孩子，有什么事情尽管说，只要我能办得到，我是绝不会推辞的，你说说看是什么样的事情？”

兄弟俩一听，便给徐师傅跪下来，你一句我一句地把如何被恶犬追逼，如何躲进道观，母亲如何去世，如何需要几块木板，向徐师傅叙述了一遍。

徐师傅听罢原委，沉思了片刻，说道：“难得你俩有如此孝心！孩子，我家后院尚有几块柳木薄板，你们拿了去罢，另外再弄些木钉带上，免得到时候再找。快回去为母亲行孝料理后事罢，若还需要什么，只管再来找我便是。”

兄弟二人听罢，急忙磕头谢恩。徐师傅让他俩起来，领这二人到了后院扛取了木板，又一直将他们送出均州城。待回到家中，徐师傅猛然想到应给俩孩子一点吃的东西，可现在是后悔莫及呀，心里好一阵子不舒服。

却说兄弟二人出了均州城，肩扛背驮着千辛万苦寻求来的几块木板，忍着饥饿，顶着风雪，终于在傍晚时分，赶回到了无名观。

兄弟俩一走进没有关闭大门的道观，心里格噔一下，顿时感到事情有些不妙；道观里静悄悄地毫无声息，既没有母亲的遗体，也没有那道士的踪影。

兄弟二人急忙放下东西，一边喊一边找，可是围着道观里里外外找了一个遍，却怎么也找不到母亲的遗体和那道士的影子。兄弟俩心里发毛，身上的冷汗直往外冒，心里不住地犯嘀咕：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陈念金急得扯嗓子直喊乱叫，陈念谷嘴上虽然没有喊叫，心里却慌得没了主张，两眼四处窥探，想找到一星半点的蛛丝马迹。

突然，陈念谷把双眼盯在了神像前的条案上。

条案上放着一样供品。这供品刚才已经看到好几次，只是把精力都放在寻找母亲的遗体和那道士上了，故而不曾留神注意这供品有什么蹊跷。现在，陈念谷忽然感觉到这供品有些不寻常了。咦？！这东西可是昨天夜里和今天早上走的时候所没有的，这是什么样的供品，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肯定有什么名堂！想到这里，陈念谷冲着哥哥念金喊了一声：“哥哥，你过来看！”

兄弟二人走到近前一瞧，嘿！原来是一盘包子。那包子虽然被冻的冰冷，但是看上去却很新鲜。两个人从早到晚粒米未沾，早已经是头昏眼花了，加上在雪地里来回奔跑了一天，回来的时候还扛着几块木板，岂有不想吃东西的道理？！哪里还经得住包子的诱惑！二人也顾不上多想，抓起包子就啃。陈念金更是饿的可怜，两只手左右开弓，一阵子狼吞虎咽，眨眼间就将五六个包子对付下肚了，这才边咽着边说道：“香，香！真香！！哎，我说念谷，愣在那儿干啥，你怎么不吃啊？”

陈念谷手里拿着咬了一半的包子，心里感觉到有些奇怪，这是哪来的包子呢？不由得再一次四下里看了起来：这破旧不堪的道观里，显然已经是多时不见香火，神龛里面的几尊神像，不知是什么时候被什么人殴打致残，缺胳膊断腿烂鼻子瞎眼儿地歪七竖八

地瘫痪在那里；歪放着地功德箱不见本来面目，箱盖口早已是不翼而飞了，箱里面东扯西拉地挂着几缕蜘蛛丝与尘埃结合的网状物，悬垂于堆积得厚厚的尘土之上，不见有分文功德银两；神案上一只替做长明灯盏的黑釉粗瓷碗，碗里有灰而不见油，焦黑的油灯捻子，仿佛是一枝干枯的冰冻后的烧焦了的干草棍儿，早已经是气绝身亡，僵硬地摆支在碗沿上。忽然一阵寒风破窗袭来，但见那乱悬在屋梁墙角处的丝丝缕缕若续若断的烂布条子，忽上忽下地飘来荡去，好一似那凄厉的孤魂野鬼做着无声息的绝望的垂死挣扎，给这已经是不堪入目的道观里又平添了几分寒气，几分凋零，几分凄惨和几分悲凉，令人不寒而栗！如此败落的道观，竟然能摆放着这样一份此时此地不能不谓之奢侈的供品，是那样的不协调，不合情，不合理，不可思议！

陈念谷越思越想越看，越觉得奇怪，用力将手中的包子掰开仔细一看，咦？居然还是肉馅儿的！心中更是诧异万分，暗暗思索：这道观四周围十七八里地之内，没有一户人家，谁能够把包子送到这里来？再者说，如此灾荒之年，连一些大户人家都有难处，谁又会拿肉包子到这样一座无名无姓的破道观里来敬神呢？这肉包子好生古怪，这肉包子定有名堂！

陈念谷心念及此，浑身一震，劈手夺过哥哥手里已经吃了一半儿的包子，细细地查看起来。蓦然发现一物，吓得他头皮一炸，眼前一黑，禁不住撕肝裂胆地发出了一声惨叫：“哥哥，咱、咱……咱们不是人啊！”

在湖广均州城外，大约 30 里处，有个半月岩。这武当山下汉水之边的半月岩，虽然名为半月，却是一个极雄奇险峻、壁陡岩绝的去处。半月岩的北边，从上到下，犹如刀削斧砍了一般。岩石全是绛红色，仿佛是干竭的血迹，异常地刺人眼目，从远处看上去好似一堵抹血的红色的高墙，故而又名红岩。红岩之巅，有一块漆黑漆